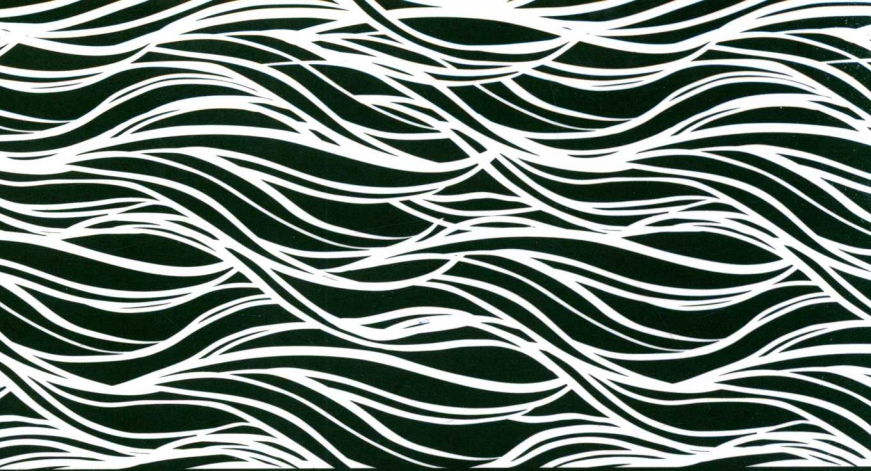




名家小说集

张
炜
著

作家

出版社

魂魄收集者

魂 魄

收集者

张 炜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魂魄收集者 / 张炜著. —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5. 9

(名家小说集)

ISBN 978-7-5063-8291-5

I. ①魂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18770 号

魂魄收集者

作 者: 张 炜

策 划 人: 罗 英

责任编辑: 张 平

装帧设计: 薛冰焰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北京市玖仁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30×185

字 数: 184 千

印 张: 11.5

版 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8291-5

定 价: 35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录

短篇小说 / 1

鸽子的结局 / 3

孤 旅 / 16

植物的印象 / 26

夫人送我三个碟子 / 36

提 防 / 46

在族长与海神之间 / 55

魂魄收集者 / 79

阿雅的故事 / 96

酒 窖 / 110

草楼铺之歌 / 131

中篇小说 / 157

葡萄园 / 159

狐狸老婆 / 259

短篇
小说

鸽子的结局

我和弟弟有过一个好朋友，他就是荒原人肖贵京。

肖贵京是个四十多岁的汉子。那时候，有人在离我们家不远的地方开垦了一块葡萄园。当葡萄结出来的那年，园子当中就垒起了一个平顶小泥屋。荒原人肖贵京就住在里面。

肖贵京有一支很长的土枪。那时候，我和弟弟常去找他玩。他对我们很好。我们觉得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陌生了。他不仅给我们葡萄吃，还在夏夜点上篝火引来知了，用油煎了给我们吃。那种香脆的滋味让人久久不忘。

有一天，他的脸色突然变了，阴沉着，见了我们也不爱

搭理。

我问：“肖叔叔，你怎么啦？”

他不作声，弟弟问他也不作声。他在门槛上坐了一会儿，又站起来。我想，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。后来我们就不问了。又停了一会儿，他主动告诉我们：

“昨天晚上，我在屋顶睡觉，看见了一个女鬼。”

“什么？”我们都愣了，喊起来。

谁都知道鬼是很吓人的，也知道那是一般人绝不可能碰上的事。肖贵京真的遇上了，这让人觉得无比恐惧又无比诱惑。我们详细询问起来。他告诉我们：为了能把葡萄园全都看在眼里，就在屋顶摊开行李睡觉，天冷了再回到屋里。夜里，他总是睡一会儿就睁开眼睛，四下里瞄一遍。他的枪一直放在行李旁边，担心火药被露水打湿，总是用被子盖住。他说：

“我晚上被冻醒了，起来看星星，估摸是半夜。这时候，突然听见了呜呜咽咽的哭声。往北一望，见一个头发披散的人，穿一身白衣服，一边哭一边跑。她好像往大海那边跑。她一直背对着我，越跑越远。”

我说：“那你怎么不开枪？”

他摇头：“鬼是打不得的。再说我的枪也打不了那么远。”

这个鬼，我想是海里淹死的。你们不知道，有一年一艘客船从大连往龙口开，是个冬天，船在半路炸了。成百的人都掉到海里，一挨上浮冰就冻得不会动了……第二天，好多人去赶海，看到海潮推上来很多死人，就把他们埋了。从那以后，每到半夜什么声音都有。有哭有笑，有男有女……”

天哪，肖贵京的话多么吓人啊！

我们不敢看他。又停了一会儿，他说：“这个女鬼以后还会来的。”

我和弟弟十分好奇，尽管害怕，还是想和他一块儿过夜。

到了晚上，我们像过去一样点亮篝火，把小铁锅用油擦得锃亮。弟弟往葡萄架旁的杨树上摔石头土块儿，树叶哗哗一响，上面的知了迎着火光就扑下来。

我们还一块儿享用他打来的一些猎物，那是野兔之类。他煮了一锅肉汤。吃过了晚饭，我们就踏着木梯到屋顶上去。肖贵京让我们分开躺，因为三个人在一处会把屋梁压折。屋顶颤颤悠悠的，真的随时有倒塌的危险。

我们等啊等啊，露水把头发全弄湿了。没有一点儿奇怪的迹象，只有天空传来的大雁咕嘎咕嘎的声音。猫头鹰在远处叫着，报来不祥的音讯。天上的星星一齐瞪大了眼睛。

肖贵京把枪搂在怀里，枪口直指北方。

这一夜就这样过去了。

第二天晚上，我们还是爬上屋顶，结果仍旧没有什么事情发生。肖贵京怀疑那个女鬼是怕我和弟弟。他若有所思地拍着脑袋说：

“嗯，可能是这样，你们两个火气太旺。要知道，阴间的东西最害怕阳气足的人。你俩在这儿，她就不敢出来了。你们明天晚上不要来了，我自己等等看。”

第三天夜晚，我和弟弟没有去小屋，可是悄悄藏在了葡萄架下。我们暗中看着他踏着木梯上了屋顶，像打伏击一样搂着枪趴在那儿。我们一声不吭。有好几次我嗓子痒得难受，好不容易才把咳嗽忍住。大约到了深夜两点左右，屋顶上趴着的身影突然动了一下，接着我们都看见了枪口在慢慢移动。我们屏住呼吸，知道他在瞄准。可是这枪筒往上扬着，扬着，最后竟然朝着天空放了一枪。好大的声音啊。我们大叫一声从葡萄架下蹦出来：

“怎么啦？怎么啦？”

肖贵京不作声，从木梯上抱着枪下来，怕冷似的揣着手说：“她又出来了。你们什么时候来的？没听到哭声吗？”

我们都说：“没有。”

“我打了一枪，她一下就没影儿了。哎呀，这荒滩上什么

事儿都有……”

我和弟弟对视着，半晌没有说话。

从那以后，我们再也不敢独自在荒滩上走了。不过我们有时还真想碰见那个女鬼。我们不知道那时候会怎样，她会说话吗？

有一段时间我们打着可怕的主意，故意在近一点的荒滩上游荡。我想，我是不会怕她的。她会和我们和平共处，说不定还会告诉我们那次大船怎样出事……

这一年冬天，雪特别大，前一场雪还没有化掉，后一场雪又来了。新雪覆盖旧雪，天冷得要命。荒原人肖贵京没有离开小土屋，他是个单身汉，没有别的地方可去。他在屋里支起一口小铁锅煮东西吃，吃饱了就出来给葡萄培点土，做一些可做可不做的小事，剩下的时间就藏在小屋里。他常常在雪地里踏上一行脚印，提回一串猎物。他把土炕烧得滚烫，煮着肉汤。由于他夏秋时节种了一些白菜萝卜，所以整整一个冬天都有吃的东西。

有一天我们三个在园里玩，一走近小土屋就看到屋顶上落了一只鸽子。肖贵京立刻蹲下，示意我们不要出声。

我看着那个鸽子，觉得它漂亮极了。它也许是孤独才到我们这儿来吧。反正它一点都不怕我们，大大方方看着我们三

个人。

正在这时，肖贵京轻轻扬起了枪口。我在关键时刻飞快推了一下——扳机扣响了。由于是霰弹，所以尽管打偏了，那只鸽子还是受了伤。它没有落下来，歪歪斜斜地飞着……

“追！快追！它飞不远，它伤着了！”

他领着我们跑，绕过几行葡萄架。那个鸽子还在艰难地飞着，看来它伤得不轻。它飞得很慢，飞一会儿就落在雪地上，等我们跑近了再飞。有好几次肖贵京都想开枪，可总嫌离得太远。我们在鸽子停留的地方看到了血红的雪，鸽子的血像人血一样。

谢天谢地，鸽子离我们越来越远了。它飞到了一片槐林里。

肖贵京骂着往回走去，我们随他来到小土屋里。他的脸一直阴沉着，我们就离开了。

当我们穿过葡萄园时，积雪已经把裤脚弄湿了。弟弟走了一会儿，突然站住了。他建议我们去把那只鸽子找回来：

“它流了那么多血，这会儿肯定飞不动了。我们去槐林吧。”

我们调转方向，向那片槐林走去。

一路不知跌了多少跤，浑身都被雪粉糊住。那片槐林里有

好多灌木和草窠，被大雪覆盖了，常常把我们绊倒。有一次，我倒下去，手上扎了酸枣的尖刺，鲜血一下染红了一小片雪，就像鸽子的血一样……

这片槐林并不大，我们仔仔细细从树上和树下找。槐树上结着雪块，风一摇就落下来，掉进我们的衣领里，把我们冰得直抖。

不知找了多长时间，弟弟首先发现了那只鸽子——它偎在一个大树墩跟前，那儿有一团干草。

弟弟小心翼翼地接近，一边脱下上衣——当离鸽子还有一米多远的时候，他猛地把衣服往上一撖，盖住了鸽子。我也跑过去。我们俩按住衣襟，从下面摸出鸽子。当我们把它取出来时，手上已经沾满了鲜血。

它原来伤了翅膀。我们小心地用衣服将它裹好，摸了摸它小小的额头，安慰着它，然后往家里跑去。

回家后我们马上给它抹上红药水，还包扎了一下。妈妈把它的羽毛剪去一点，说：“这样它就飞不走了。等养好了伤再说。”

我们每天都要给它上药，喂它高粱和玉米。大约二十天过去了，鸽子的伤长好了。它的食量也增大了，吃得胖胖的。我们全家都高兴极了，连父亲脸上也绽出了笑容，还要抚摸

一下鸽子润滑的羽毛。母亲和我们谈得最多的就是这只鸽子。它好像很懂事，在屋里一边走一边“咕咕咕咕”地叫，还时不时地在我们脚边偎一会儿。我和弟弟轮流把它捧在手里，揣在怀里。弟弟还把鸽子的嘴巴对在自己脸上，亲它的额头。

它的翅膀长得像过去一样，又开始拍打起来。它还会飞上天的。

我们给鸽子在屋檐下垒了一个窝，里面铺上了弟弟的一块花手绢。鸽子第一次试飞，打了一个旋儿就落在了院子里。后来它离开我们屋子，在四周盘旋一圈，然后再飞回自己的窝里。

我们有了一只自己的鸽子，这真了不起啊。

我们又到那个葡萄园里去了。肖贵京长时间没有看到我们，似乎有些寂寞，他问我们做什么了？我们搪塞着，隐瞒了鸽子的事。我们突然想起了女鬼，问他怎样了？

“没有了，再也没有了。天冷了，我也不能天天上屋顶。”

好不容易盼来了夏天。这时候我们的鸽子可以飞到很远的地方去了，但总是能按时飞回来。可是有一次它四天没有回巢，母亲急了。我和弟弟简直绝望了。

第五天半夜我被什么惊醒了，爬起来一看，见父亲从窗户

里探出身子，划亮了火柴去照屋檐下的鸽子窝。里面还是空空的。我听见了一声叹息。这是父亲第一次和我们一同忧虑。

第六天鸽子回来了。我们全家像过节一样长时间看着它。我们想把它抱到怀里抚摸，可它怎么也不肯。

夏天的夜晚是葡萄园最好玩的时候，我们和肖贵京一块儿爬到土屋顶上，望着无边的夜色。肖贵京怀着永远不能消退的兴致，等待那个女鬼。

他有一次笑嘻嘻地说了一句话，让我吃惊：“如果是个男鬼，我早就不理了。”

我当时没听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可就是忘不掉。

那个女鬼当时只留给他一个背影，如果她转过脸来呢？她长得好看吗？她是一个女鬼，但能不能再变回平常的人呢？她善良吗？这一切都无法回答。

肖贵京问我们：“你们两个敢到海滩上去，敢在那儿玩到很晚吗？”

我们互相看看：“怎么不敢？我们就玩到很晚，玩上一个通宵。我们在月亮底下能跑老远老远，穿过大片林子，跑到海浪跟前……”

肖贵京摇摇头：“你们不怕遇上她吗？”

我说：“不怕。”

虽然这样说，但知道是说了假话。我们自从知道了女鬼，就再也没有跑到荒原深处，没有在夜间跑到海浪那儿。

这个夜晚，肖贵京的话很多。他告诉我们：护秋的光棍汉里，就有人常年在野地里睡觉，最后还交往了女鬼。“她们当中还真有好的。她们可不像传说那样拉着长舌头，也是人，和人一样；只不过她们在夜间活动，不在白天活动。有些光棍汉就和女鬼住在小屋子、草铺子里，到了夜间和她过日子，到了白天就一个人孤单。”

我们听得直冒冷汗。他又说了一句：

“那不也挺好的吗？”

我这才明白，原来他有自己的打算。怪不得他总要在屋顶上伏着。这会儿，我觉得女鬼不那么可怕了。他说：女鬼和人不同，她能变成各种各样的东西，比如说一只麻雀，一只老鸦，一只大雁……

我和弟弟脱口而出：“会不会变成一只鸽子？”

肖贵京的脸一下变色了——他大概想起了那个在大雪天被打伤的鸽子——是啊，那么孤孤单单的一只鸽子，单独落在这个小屋上，难道是偶然的吗？这会不会是她变的呢？肖贵京的手在左胸脯上抖抖地摸索，掏出了烟锅。我们看到有好长时间，他的神色都有点恍惚。

从此以后，我们心中也装了一个疑团。从葡萄园里出来，回到家里再看那只鸽子，怎么看怎么觉得它怪异。我和弟弟下决心不把这个秘密告诉妈妈，担心她会害怕。半夜里，我们常常爬起来，去听窗外鸽子窝里的声音。鸽子熟睡着，没有任何响动。到了早晨，它蹲在窝外，挺着鼓鼓的胸脯。它的胸部可爱极了。我们老想用手在它那儿拍打几下。那个饱满的耸起的胸部啊，只有鸽子才长得出……我想不出任何动物还能比鸽子更美丽。

它跟我们一家人相处得那么好。但是它很少落到我们身上，让我们捧在手上抚摸着亲昵。它总是远远地给我们一个微笑，在小院里盘旋一圈，飞起来。

转眼又是一个冬天来到了。我们还是到葡萄园的小土屋里去。肖贵京不停地在屋里奔忙着，一会儿做一点红薯吃，一会儿又炖好了什么野味。

有一天，我和弟弟走到那儿，老远就喊起了他。往常他总要应答着出来，可是这一回任我们喊着，就是没有应声。我们觉得奇怪。门虚掩着，我们用肩膀把门碰开，一下子呆住了：肖贵京抱着枪，跪在小屋的中间，面前是一只血淋淋的鸽子。

“啊？”